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續紅樓夢
第三十回 警幻女增修補恨天 悼紅軒總結紅樓夢

話說王夫人於眾賓客散後，送了邢夫人、尤氏各自回家，將薛姨媽、李綺等安置在蘅蕪院住宿，心裡惦著賈政、寶玉、釵、黛並眾姊妹焚化了神符，真魂離殼去送賈母。因此，命玉釧兒打著燈籠先到秋爽齋來。一進房門，只見侍書、繡橘、翠縷、碧蓮四個人，在燈下用骨牌打天九。一見王夫人都站起來。王夫人問道：「姑娘們都睡好了麼？」繡橘答道：「都在裡間，早已燒了神符睡下了。」

王夫人推了推裡間的房門，卻插得緊緊的，乃問道：「裡頭都是那幾位姑娘？」侍書道：「二姑娘、三姑娘、菱姑娘、邢大姑娘、史大姑娘、薛二姑娘、尤三姑娘，一共七位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聽見寶姑娘說，連寶二爺一共是十五個人。怎麼只有七位呢？」翠縷道：「還有一位珠大奶奶、兩位寶二奶奶，尤二姨奶奶、小蓉大奶奶、晴雯、金釧兒各自都回家睡去了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便囑咐：「你們小心燈火，留心聽著些兒。」說畢，又到稻香村問了問李紈。又到怡紅院，進了月門，在院子裡叫出鶯、鶯、花、柳四人來，問了問寶玉、寶釵、黛玉的情形，又囑咐了一番，這才回到自己的上房來。又差玉釧兒到後邊去問尤二姐。只見周姨媽從裡間迎了出來，稟道：「老爺燒化了神符，已經沉沉睡去，囑咐不許人驚動。」王夫人聽了，忙走進裡間瞧了瞧，賈政鼾然熟睡，便悄悄的囑咐周姨媽小心伺候著。自己仍到外間，候玉釧兒覆了命，這才收拾安寢不提。

再說寶玉、寶釵、黛玉、晴雯、金釧兒五個人回房安睡。

因焚化了神符，他們的那一靈真性，早都離了本殼。起初但覺耳畔風響，身子飄飄然不知所之。少頃風定，只聽金釧兒嚷道：

「這個神符好靈應啊！晴雯姐姐，我的身上到底到了那裡了？好像架上雲了似的。」寶玉聽了，忙喝道：「少說話，你們一個拉著一個的衣裳襟兒。」一語未了，忽覺眼界光明，只聽前面有人叫道：「寶哥哥，你帶了他們跟了我來，我在這裡等你們呢。」

寶玉抬頭看時，只見惜春手執拂塵，在一塊大青石上盤膝而坐。回頭看時，只見寶釵、黛玉、晴雯、金釧兒一個拉著一個的衣裳襟，在後相隨，不由的心中大喜，忙叫道：「四妹妹，你也來了麼，老太太他們過去了沒有？」惜春道：「過去了好一會了，老爺也才趕過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焙茗跟著呢沒有？」

惜春道：「焙茗跟著老爺呢。才剛兒大哥哥在這裡拉著兩三匹馬，等著老爺到了，他們都騎著馬去了。這裡有給咱們預備的轎子。」寶釵道：「四妹妹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惜春道：「這就是太虛幻境的交界。你們都是來過的，怎麼倒都不認得了？」

黛玉道：「四妹妹，你來了，你見二姐姐、三妹妹他們來沒有？」惜春用手指道：「那前頭走的一伙人，不是他們嗎！都來全了，就少你們五個人，所以妙師父先帶著他們頭裡走了，他們要看景致，都不肯坐轎子。我遠遠的望見像是你們來了，我所以坐著等一等兒。你們坐轎子不坐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們走著身子就像架上雲的一般，又不覺乏，還是走著看看景致兒的好。」

惜春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也就走罷，這會子只怕老太太也到了。」於是，眾人說說笑笑，迤邐行來。

但見青苔白石，一片明光。遠遠望見一座牌坊，高插雲漢。

寶玉見了，歡喜道：「林妹妹，你看看，望見牌坊，這就是咱們的熟路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來過一次，只是記的恍恍惚惚的。」晴雯、金釧兒便指著告訴道：「東邊那不是赤霞宮，西邊那不是絳珠宮，中間那不是警幻仙姑的寢殿？你們瞧瞧，倒像又添了好些房子的似的。」惜春笑道：「妙師父教我等著你們，怕你們走錯了，誰知道你們倒比我都熟，我倒是頭一遭兒。」

眾人隨說隨走，早到了牌坊的跟前。抬頭一看，只見上面橫書著斗大的四個金字，道：「太虛仙境」。寶玉見了，驚喜道：「林妹妹，你瞧瞧，竟將『幻』字改成『仙』字了。改的有理，有理！」又看兩邊對聯寫道：

情深不必分真假；興到何須問有無。

黛玉笑道：「怎麼連對聯也改了。這比從前的什麼『無為有處有還無』另是一番意思了。咱們再到前邊宮門上瞧瞧那副對聯是什麼。」眾人聽了，又往前走。不多一時，來至宮門。抬頭看時，只見匾上大書著「補恨天」三個大字。寶玉見了喜的拍手笑道：「林妹妹你看，『離恨天』竟改成『補恨天』了。」

又看對聯，只見上寫道：

色即是空，天地何生男女；情出於性，聖賢只辨真淫。

寶玉見了，又笑道：「林妹妹，我記得當日的原聯是什麼『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』，下聯是什麼來著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我記得是什麼『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』。怎麼也改了！」

寶玉笑道：「這改的很好，這才合了我的心了。這南邊的匾對都改了，只怕北邊的匾對也要改的，咱們且去看來。」

說畢，便領了眾人緊走了一程，來到北邊牌坊之下，抬頭看時，只見匾上仍舊是「福善禍淫」的四個金字。再看對聯，卻不是原舊的了。只見上寫道：

開闢鴻濛本是將無作有；權衡造化何妨弄假成真。

寶玉見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林妹妹，這副對聯改的更妙。原對是什麼來著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也記不清楚了。只記得有什麼『真勝假，有非無』把上頭的字竟忘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兩句又是一個意思了，比原日的也強。咱們再看這邊宮門上是什麼匾對。」說著，又走到宮門。看時，只見上面匾上橫書著四個金字道：「洞天福地」。黛玉笑道：「這也是改了的。當日原是『孽海情天』四個字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當日原是個孽海情天，今日還不該算個洞天福地麼，改的很是。」又看對聯道：

願天下才子佳人，世世生生永做有情之物；

度世間癡男怨女，夫夫婦婦同登不散之場。

寶玉見了，直樂得手舞足蹈起來，向釵、黛二人道：「寶姐姐，林妹妹，你們瞧，這副對聯作的恰當不恰當，真說的到咱們心坎兒上來了，這大約都是警幻仙姑改的。」釵、黛二人聽了，才要答言，只聽惜春催道：「寶哥哥，咱們走罷，不用到處裡挨磨工夫了。看仔細老太太等的心慌了，又要著急呢。」

眾人聽了，這才撲了正中警幻的寢宮來。

約有一箭多遠，早望見警幻領了幾個仙女走出宮來，在門外迎候。寶玉等見了，連忙緊行了幾步，一齊與警幻施禮。警幻連忙答禮畢，一把先拉了惜春，笑道：「賢妹苦志焚修，終成正果，可欽可敬，不日就可代愚姐之任矣！」惜春稽首道：

「蒙仙姑不棄，願拜門牆。」警幻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又拉了釵、黛二人的手，笑道：「二位賢妹，別來無恙？」釵、黛二人答道：「自違仙范，久切懷思，今幸再覲仙姿，稍慰積悃。」警幻道：「嚮卿，愚姐替你們完成了一段宿緣，也算一件千秋佳話。我已經將『太虛幻境』改為『太虛仙境』，『離恨天』改為『補恨天』。一切匾聯都換了新的，你們瞧見了沒有？」

寶、黛二人聽了，連忙致謝道：「方才都領教過了。仙姑大德終身何以仰報！」警幻道：「些須小勞，何蒙齒及。都請進宮坐罷，老太太候久了。」於是，賓前主後齊進宮門。

早見賈母、賈夫人在正中榻上對坐，迎、探、菱、湘眾姊妹列坐兩旁，一見寶玉等進來，都站起來讓坐。賈母道：「你們怎麼這會子才來，倒反累了你四妹妹了。」寶釵答道：「兩個小孩子要吃奶，所以鬧耽擱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惹的老太太埋怨你們呢，說你們藕斷絲不斷的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們不過比我們來的略早一會兒，就編排出這些話來了，我先不信。」

賈夫人笑道：「你大嫂子和你三妹妹、史大妹妹他們，都是頭一遭兒到這裡的，都要到絳珠宮逛逛，看看仙草去呢。老太太又怕誤了工夫，所以見你們總不來，他們都心裡是著急的了。」

警幻聽了，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請老太太吃了茶，咱們大家都到那裡去。我就將預備下的接風酒就擺在絳珠宮，也是一樣罷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上一次我們在這裡打攪仙姑，已覺不安，怎好這一回又討擾呢。」警幻笑道：「老太太說那裡話，一杯薄酒不成敬意。」正說時，只見仙女捧上茶來。大家列坐吃茶畢，賈母便起身要到絳珠宮去。

於是，大家一同出來，緩步徐行，觀玩仙景。但見兩邊配殿，一律鮮整，俱是新修的。所有原日的「怨粉」、「愁香」、「朝雲」、「暮雨」等司門上的匾額，也都換作「惜玉」、「憐香」、「恩愛」、「綢繆」等字。寶玉見了，愈加歡喜。走到「薄命司」門前，抬頭一望，只見匾上橫書「鍾情司」三個大字。寶玉向黛玉笑道：「偏偏的鳳姐姐沒來，他要瞧見這個匾，自然也是喜歡的了。」黛玉未及回答，只聽香菱向秦氏道：

「小大奶奶，你瞧瞧，咱們如今都不薄命了。」秦氏抿著嘴微笑不答。黛玉笑道：「菱姐姐，你們的命自然是不薄的了。但不知你們的情到底鍾不鍾呢？」香菱聽了，笑著啐了他一口。

大家說說笑笑早到了絳珠宮的門首。只見晴雯、金釧兒從裡面笑著迎了出來。賈母笑道：「你們這兩個蹄子，多早晚兒可就跑來了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我們並沒到仙姑宮裡去，抄近兒就到這裡來了。」說著，自己便攙了賈母，金釧兒攙了賈夫人，一齊進了宮門。

越過前殿，進了垂花門內，但見院中白石欄內的絳珠仙草蔥蘢茂盛，一縷幽香沁人心髓。眾姊妹見了，無不喜愛。探春道：「林姐姐，咱們何不把你這株仙草帶回些兒去，種在咱們院子裡呢。」警幻聽了，笑道：「這原不是你人間的東西，帶不了去的。若能帶時，他們上次早已帶去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怎麼香的這樣有趣兒，聞著叫人骨頭都是舒服的。等我先掐個葉兒，戴在頭上聞香兒。」黛玉聽了，才要攔阻，湘雲的手快，早已掐了個葉兒插在鬢上了，掐的眾姊妹都笑起來。賈母道：

「你們不用混鬧了，咱們早些兒逛逛，領了仙姑的美意，還要到上界去呢。」

眾人聽了，只得跟隨賈母進了寢宮。但見裡面屏開翡翠，褥繡芙蓉，鋪設的十分華麗。岫煙見了，向寶琴笑道：「二妹妹，你看林姐姐到底是個有福的人兒，死後還有這樣一個好地方兒。」寶琴笑道：「想來當日林姐姐他自己也未必預先就知道有這一段福氣。他如果知道時，也斷不肯說出『寶玉你好』的四個字來，給後人留下個話靶兒了。」黛玉聽了，笑著啐了他一口，道：「今兒很不該教你來才是呢。」湘雲拉了黛玉的手，笑道：「你讓琴妹妹說去罷，這會子可還臊什麼呢。咱們到你住的房裡瞧瞧去。」賈母聽了，笑著將眾人便都領到東邊套間裡去了。

這裡警幻，妙姑二人便命眾仙女們調桌抹椅，擺設酒筵。

上面一字擺了五席，旁邊擺了一席。肴饌果品，盤碟杯箸，皆非人世所有。擺席已畢，只見賈母又領眾人到西套間裡面去看。

這裡警幻又吩咐中間地下鋪了氈氈，將演樂的十二個仙女喚來伺候。諸般停妥，妙姑親到西套間內請了賈母眾人出來。

賈母向眾人道：「既承仙姑費心，咱們也不用再謙，大家就挨著次兒坐下就是了。於是，賈母、賈夫人坐了正中的首席。

史湘雲、薛寶琴、尤三姐、李紈坐了東邊第二席。香菱、岫煙、迎春、探春坐了西邊第三席。寶釵、黛玉、寶玉坐了東邊第四席。秦可卿、惜春、妙玉、警幻坐了西邊第五席。晴雯、金釧兒、司棋、鮑二家的坐了旁邊的一席。警幻、妙玉向各席遞過了酒，然後各自就坐。賓主酬酢，十分歡暢。

飲酒中間，警幻向寶玉笑道：「寶二爺，你可記得你幼年初次到此，我有十二個樂女，演了十二支紅樓夢的新曲，當時請你聽過一回，你如今還記得麼？」寶玉聽了，笑答道：「弟子當日初次來時，年尚幼稚，雖說領教過妙音，如今竟記得恍恍惚惚的了。」警幻道：「我連曲稿的本兒都教你看過，怎麼都忘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歷年久遠，實在記的恍惚了。」警幻道：「我如今將舊譜翻新，又續演出十二支曲子來了。今日幸喜老太太及眾姊妹光臨，樽前無以為敬，且教他們演來，大家聽聽何如？」

寶玉聽了，喜出望外，連忙出席稱謝。只見那十二個仙女，打扮得裊裊婷婷，先到賈母的席前面上打了稽首，然後袖中取出曲本，放在寶玉面前，都到氈氈之上，列坐兩旁，吹起笙簫笛管，打起鼓板雲籟，漫啟歌喉，和著聲兒唱起曲來。寶玉打開了曲本，同寶釵、黛玉一面看著曲稿，一面聽他唱道：

紅樓夢引子

【皂羅袍】何事閒操湘管，為氤氳簿上錯注姻緣，鴛鴦夢兆絳雲軒，淒涼魂斷瀟湘館。佳人緣淺，才郎運慳。太虛有境，大荒有山，試憑空，續把紅樓演。

擬改《終身誤》

【北新水令】只因結下死生緣，喜藍田珠還璧返。前盟今已踐，舊恨兩相損，缺月重圓，才遂了平生願。

擬改《枉凝眉》

【玉交枝】婚姻遂願，喜同登氤氳洞天。孟光接了梁鴻案，從今後珠淚不輕彈。風姨月姊兩相憐，鶼鶼花柳長為伴。再休題緣慳命慳，但請看人圓月圓。

擬改《恨無常》

【沉醉東風】秋颯颯鸞駟才駕，蕩悠悠鶴馭升遐。赤霞宮姊妹逢，太虛境神仙話。任逍遙雪月風花。

歷盡劫灰返鈿車，依舊是龍樓鳳廈。

擬改《分骨肉》

【黃鶯兒】遠嫁慘離情，拜椿萱，辭弟兄，暫時相別休悲哽。到邊關未停，即榮遷進京，歸來巧合重圓鏡。想人生浮雲聚散，不必歎飄零。

擬改《樂中悲》

【太平令】歎當日，拆鴛鴦，中道相拋，受盡了無限嗷嘈。幸喜得素性俠豪，從未改當時笑貌。到而今鳳友鸞膠，任意兒逍遙。好夫妻定同偕到老。

擬改《世難容》

【甘州歌】蕭庵深鎖，正蒲團高臥，靜念彌陀。

強梁入室，宿世冤家難躲。孤身那能敵眾盜，全節惟宜喪澗阿。高人少，俗子多，囂囂眾口恐傳訛。太虛境，安樂窩，請從月下看嫦娥。

擬改《喜冤家》

【折桂令】恨當初誤嫁豺狼，受盡折磨，捱盡淒涼。遽爾夭亡，半年瘞玉，七月還陽。鎖狂徒，鼎鑊並列；捉蕩子，刀斧齊張；換了肝腸，改了行藏。

喜而今齊眉舉案，倒有個地久天長。

擬改《虛花悟》

【懶畫眉】只宿俺，藏嬌身在綺羅叢；卻不道，骨具仙胎眾莫同，南華一卷悟真空。

慢道神仙無我分，請試看，背跨青鸞上蕊宮。

擬改《聰明累》

【解三醒】羨風流才調無雙，更諧諛驚語如簧。

聰明反被聰明障，跳不出利名場。

自從地獄見醜缸，把昔日酸風都吹。歸來後，看夫榮妻貴，子女成行。

擬改《留餘慶》

【沽美酒】只道俺，墮奸謀骨肉拋，飛來禍沒處逃。暗裡神明相護保，配郎君才貌，看金屋貯阿嬌。

擬改《晚韶華》

【北耍孩兒】蕙蘭姿擬共姜，雪霜操比柏舟，孀居獨把孤兒守。受盡了，青燈黃卷十年苦，畫荻九熊五夜愁。到頭到增福壽，傳得個玉堂金馬，強似他燕侶鶯儔。

擬改《好事終》

【北一半兒】瑣窗一病染黃沙，接引鴛鴦魂到家。三尺白綾玉手拿。慢疑他，一半兒真情，一半兒假。太虛幻境夢中身，兩雲巫山喚可人。此語荒唐莫認真。玷閨箴，一半兒明言，一半兒隱。

擬改《飛鳥各投林》

【亭宴帶歇拍煞】從今後，癡情幽怨各相捐，人間天上皆如願，完結了三生公案。

死去的又還魂；在生的享富貴；有情的成姻眷；把夙債盡皆償。看天道何曾遠，方始信報應昭然。請看他，黃泉路巧相逢，青埂峰奇遇合，太虛境慶團圓。

蟲斯欣蟄蟄，瓜瓞慶綿綿。我將那舊譜新翻，編一套續紅樓，任他人笑掉了頷。

賈母、賈夫人及眾姊妹聽了，俱各擊節稱賞。寶玉、寶釵、黛玉三人一面聽曲，一面翻閱曲本。新曲唱完，只見後面還有幾頁，翻過篇來看時，原來是當日的舊曲，三人又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。

寶玉笑道：「我當日聽曲時，到底年幼，竟不知其中的底細。今日這一看，心裡才明白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舊曲上說的也太過了，我何曾把恨淚『秋流到冬，春流到夏』來呢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到底也有點影兒，只不以辭害義就是了。這十二支曲子裡頭，怎麼又沒有我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生來就是個福人兒，這上頭如何該有你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怎麼你又說《金陵十二釵》的冊子上又有我呢？」寶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忙向警幻道：「仙姑的新曲制的深合愚意，但不知《金陵十二釵》的正副冊子，如今還有沒有？乞再賜一觀。」警幻笑道：「你們的因果，已經結案。所有的冊子，都繳上天庭去了。」寶玉聽了，便不敢強索，仍拿起曲本來細看。

只聽湘雲叫道：「寶哥哥，你們三人還沒看夠？也讓我們大家看看呢。」寶釵聽了，忙向寶玉的手中奪了過來，探著身子遞與湘雲，道：「你們大家輪流著看去，上頭都有你們的典故兒。就是我一個人乾淨，沒教人家嚼說。」湘雲接來看了一遍，笑著點了點頭兒，便挨著次兒傳了下去。大家看畢，也有歡喜講說的，也有默然無語臉上發訕的。寶玉便向警幻討取筆硯，抄寫曲稿。

警幻才要命人去取筆硯，忽見一個仙女慌慌張張的進來稟道：「上帝的敕旨到了，快請仙姑們接旨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吃了一驚。警幻、妙玉等連忙更衣，出宮接旨。賈母、賈夫人同眾姊妹，都到裡間裡迴避。這裡眾仙女們七手八腳的撤了酒席，收了樂器，另排起香案來伺候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警幻兩手捧著敕旨，妙姑在後蹈隨，一同進來，將敕旨供在香案。望闕叩頭畢，打開宣讀：

敕曰：「朕今晨召見原任都城隍林如海。據奏，賈寶玉、林黛玉因果一事，業經結案；賈惜春誠心修道，現已脫卻凡胎。朕心深為嘉悅。除將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加恩晉爵外，查警幻職司太虛，經理其事，始終罔懈，勞績可嘉，著升補瑤宮仙史，即赴新任。」

所遣太虛一缺，封妙玉為悟真仙姑，專司經理。赤霞、絳珠二宮，現在乏人管理，賈惜春即著授為珠霞仙子，贊襄庶務。伊二人係處子升仙，心地純粹，務使普天下才子佳人永偕伉儷，蕩子悍婦世做冤家。勿任月老冰人顛頂舞弊，使天地之大，人猶有所憾也。欽此。

警幻、妙姑讀畢，俱各大喜。賈母等早已都聽明白了，一齊出來與警幻、妙姑道喜，又與惜春道喜。寶玉和迎、探、釵、黛等與惜春道喜，又不禁淒然淚下，道：「四妹妹白日升仙，受了封號，實屬家門之幸。但姊妹骨肉一旦分離，於心何安。

也只好替你建祠塑像，朝夕焚香，以盡骨肉之情而已。」惜春聽了，勸道：「哥哥、姐姐們都不必悲傷，聽我告訴你們：櫳翠庵書櫥內有我自畫下的一副真容，取出來即可作為畫像，不必覓匠人捏塑，失了本來的面目，反為不美。你們若想念我時，每到朔望之期，都齊集櫳翠庵焚香靜待，愚妹必來相會。」賈母聽了，也向寶玉及眾姊妹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們不用傷心。不但你四妹妹可以回家與你們常常相見，就是我逢時遇節，也要到家瞧瞧你們去的。天不早了，我們也就拜辭了仙姑走罷。你姑老爺已經朝見了上帝，這會子只怕也回了衙門了。你老爺也是官身子，如何能夠盡自等著咱們呢。」

寶玉及眾姊妹聽了，只得收淚與惜春拜別。黛玉從懷內取出個小匣兒來，繳還了警幻，這才大家一齊拜謝道：「仙姑之德，實同山海崇深，弟子等終身莫報。」警幻答禮道：「一切不遇尚望海涵。眾姊妹們去送老太太，愚姐也不敢強留，替你們預備的有轎子，大家坐了去罷。」眾人聽了，又復拜謝。賈母向警幻笑道：「仙姑高升了，不知幾時到任去呢？」警幻笑道：「我們還有個新舊交代，候清楚了才能走呢。」妙姑笑道：

「他如何能夠脫身？我們兩人還要盤查他的虧空呢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於是，大家賓前主後走出絳珠宮來。只見許多轎子，都在牌坊外邊伺候著呢。賈母道：「仙姑請回，不必送罷，我們也就不到你宮裡再謝去了。」警幻道：「說那裡話，這個路是我們走熟了的，並不覺遠。」賈母聽了，都不可攔阻，只得大家緩步同行。指點那白雲紅樹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到了牌坊外邊。警幻、妙玉、惜春三人，瞧著他們一個一個的上了轎，這個各自回宮。

且說賈母等眾人上了轎子，轎夫抬起，行走如飛，就如星馳電掣一般。眾人只覺眼花亂滾，也不知前面是何地方，也瞧不出什麼山川樹木，耳內只聽呼呼的風響。約有頓飯之頃，忽見前面城關巍峨，狀類帝都。進了城看時，果見金闕瑤宮，瓊樓玉宇迥非人世所有。轉彎抹角走了又不知幾許，只見秦鍾在一街門馬台石上站著，高聲叫道：「轎子抬到這裡來，這就是林姑老爺的衙門了。」寶玉聽了，連忙住轎，跳了下來，與秦鍾抱腰問好畢，便扶了賈母的轎桿，一直進了衙門，在二堂落轎。只見林如海、賈政、賈珠三人，都在二堂迎候。賈母、賈夫人及眾姊妹下了轎，大家相見，十分歡喜。賈夫人便讓賈母及眾姊妹在前，自己居後，一齊進了宅門。

到了上房，但見規模宏敞，鋪陳華麗，與城隍廟氣象又自不同。賈夫人領了眾姊妹，都到裡間去坐，賈母同林如海、賈政、賈珠，都在外間各按次序就坐，司棋等端上茶來。茶罷，林公便將早晨朝見玉帝面奏了寶、黛的因果並惜春升仙之事，蒙玉帝即時降旨，差黃巾力士賈赴太虛境去的話，告訴了賈母一遍。賈母也將到了太虛境送下惜春，接過了敕旨的話，告訴了賈政、林公一遍。彼此俱各歡喜。

賈母向林公笑道：「姑老爺，如今大事已完，了結了你我的一件心事。從此以後，咱們也再沒有什麼牽掛的了。你二哥哥他是個官身子，不可在此久留。我想我們就到你丈人那邊去罷，大家見見面兒，也好打發他們都早些兒回去才是呢。」林公答道：「才剛兒焦大來告訴說，老太爺們都在麒麟閣住，離這裡只隔一條衢街，我們大家吃了飯，小婿同你女兒一同陪了過去，也還不遲。」賈母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就早些兒吃飯也使得。」林公聽了，便命司棋進去告訴賈夫人。賈夫人忙命鮑二家的到廚下去催飯。

不多一時，擺上飯來。賈夫人仍同眾姊妹在裡間坐了三席。

賈母同賈政、林公、賈珠、寶玉仍在外間坐了一席。上界的肴饌酒果，自與人世不同，也難以枚舉。大家用畢，盥漱，吃過了茶，賈母便催著伺候轎馬。於是，林公、賈夫人也都換了冠帶，領了眾姊妹，坐轎的坐轎，騎馬的騎馬，都到麒麟閣而來。

走不多時，只見兩閣高聳，上出重霄。一邊大書「凌煙閣」，一邊大書「麒麟閣」的三字。林公在馬上指著向賈政道：「古往今來，凡屬臨陣捐軀及殉國難的忠臣，都在凌煙閣上居住。凡有忠君愛民任賢用能，有功於社稷生民的大臣，都在麒麟閣居住。」

賈政聽了，在馬上點頭歎息。

不知不覺早到了榮國公的大門。林公、賈政、賈珠、寶玉下了馬。林公同賈政先入，賈珠、寶玉扶了賈母的轎桿，直至中庭落轎。榮國公賈代善站立中庭，林如海、賈政二人，伏地悲慟，榮公連忙用手拉起。賈母、賈夫人及眾姊妹都下了轎，老夫妻、父女相見，悲喜交集。賈夫人又領著眾姊妹都與榮公請過了安，一齊都到了上房。榮公又逐一的將眾姊妹看過，問問姓名年歲。賈母便一一的指著，告訴了榮公一遍。榮公聽了，不勝歡喜。自己便同賈母正坐在上面榻上，命林公、賈政、賈珠、寶玉都在東邊椅子上坐，命賈夫人和眾姊妹都在西邊椅子上坐，丫頭們獻上茶來。茶罷，榮公向賈政道：「我聽見你做官公正無私，上頭的聖眷也好，外邊的名聲也好，我心甚喜。

更宜竭心盡力仰答高厚，不可稍有私心自招天譴。寶玉的因查已完，也宜力圖上進，不可任意嬉戲，頹墮家聲。」賈政、寶玉忙站起來，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

榮公又道：「你們如今已將我們老夫婦都送到此間，也完了你們作兒孫的一件大事了。你們都有職守在身，此間不可久留，都帶著孩子們早些回去罷。」賈政流淚道：「兒孫不肖，家中一切後事，尚望老太爺、老太太教訓。」賈母道：「前兒鳳丫頭告訴我說，將來要勸你們置義田、立家塾、廣墾地，這些事也都可作罷了。」賈政忙又答應了個「是」。榮公歎道：

「此皆人謀也。依我說，你常讀方孝孺的那一篇《深慮論》，他那些議論，原為有天下國家者而發。然而，我們也是世宦人家，大夫之有家，亦猶君之有國也。也必要隨時隨事積至誠、存大德，以結天心，後世子孫方能永保富貴。不然專靠著人謀，必致慮切於此而禍深於彼矣。」賈政聽了，又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

榮公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你們都回去罷。」賈政聽了，猶依依不捨。榮公又催了一遍賈政仍不肯起身，尚欲有所請問。忽見榮公大怒，用手將桌子極力一拍，就像劈頭打了個焦雷，震得地裂房崩，眾人只覺身子就像從半虛空裡掉了下來的一般。

只聽賈政大叫一聲，在夢中驚醒。正是：

滿眼鶯花富貴春，繁華已過便成塵。

一聲霹靂當頭響，驚醒紅樓夢裡人。

此時，天色不過黎明。王夫人起來，尚未梳洗。聽見裡間賈政一聲大叫，唬得王夫人連忙跑進裡間看時，只見賈政在被中坐起，周姨娘替他披衣。王夫人忙問道：「老爺醒來了，把老太太送到了沒有？」賈政歎了口氣，擦淚道：「奇怪奇怪！

從來鬼神荒誕之事，我再不肯深信。昨兒晚上，寶玉替我化符時，說教焙茗跟了伺候去。果然化了符之後，我便睡著了。只覺得身子忽悠悠的起在半空，果見焙茗在後跟隨，珠兒牽著馬在一塊大青石旁邊，和他四妹妹說話，一見我們來了，他便讓我們騎上馬，就和架上雲的一般。後來進了城，便到了姑老爺衙門。等了好半日，老太太、姑太太和寶玉、姑娘們才都到了。他們告訴我說，把四姑娘送到太虛幻境，又接了上帝的敕旨，把四姑娘封為珠霞仙子了。吃了飯之後，大家才都到了麒麟閣，見了老太爺，教訓了許多的好話，只是吩咐催著教我們回去，我依戀著父母，再三不肯動身。老太爺生了氣，把桌子一拍，就和地裂山崩一般，竟把我唬醒了。但不知寶玉和姑娘們醒了不曾？」王夫人聽了，忙命玉釧兒到秋爽齋、稻香村、怡紅院各處去打聽。玉釧兒答應而去。

忽聽窗外老婆子稟道：「焙茗在二門上打聽老爺醒了沒有？說司官們差人來請，今兒衙門裡有事，請老爺早些兒去呢，車都套下了。」賈政聽了，連忙梳洗穿衣，也等不得玉釧兒的回信，便先到工部去了。

這裡王夫人才洗梳，剛完畢，只見玉釧兒進來稟道：「大奶奶和姑奶奶們都醒了，兩位二奶奶和我姐姐、晴雯姐姐也都醒了，只有寶二爺仍是昏昏沉沉的睡著，兩位奶奶任憑怎樣推叫總不能醒。」王夫人聽了，吃了一大驚，連忙跳下炕來，仍舊帶了玉釧兒慌慌張張的到怡紅院來瞧。

剛然過了瀟湘館，只見秋爽齋住的迎、探、菱、湘姊妹七個，都從蜂腰橋那邊冉冉而來，李紈也從稻香村來了，一見王夫人都道：「我們姊妹們都是送老太太到了麒麟閣，被老太爺一拍桌子唬醒了的。怎麼單是寶兄弟一個人兒沒醒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才剛聽見玉釧兒來說的，把我嚇了一大跳，所以我忙忙的瞧來。這可不知又是個什麼緣故了？」

正說時，只見薛姨媽同李綺也從瀟湘館來了。於是，大家都到了怡紅院。寶釵、黛玉二人忙迎了出來。王夫人便問道：

「寶玉醒不來，莫不又是掉了魂了麼？」釵、黛二人答道：「太太放心，不相干的。我們細瞧他那個光景，倒像還是作夢呢，不像是掉了魂的樣子。讓他多睡會子料也無妨。」王夫人聽了，走到裡面掀開帳子瞧了瞧，只見寶玉蓋著被窩鼾睡如泥，瞧了瞧臉上的氣色照常，這才放了心，依舊出來。

大家都坐在炕上，鶯、鶯、花、柳送上茶來。釵、黛二人便將昨晚睡下，焚了神符，先到太虛幻境送下惜春、妙玉，後又送下林公夫婦，這才大家同到麒麟閣送了賈母。因賈政再三不肯回家，榮公大怒，一拍桌子，大家一齊嚇醒了。這些節目細細的從頭至尾告訴了薛姨媽、王夫人一遍。老姊妹兩個又是歡喜，又是傷心。

探春忙差侍書到蘅翠庵書櫥中，取了惜春親自畫下的真容來，掛在牆上。大家看時，形容態度就真和惜春在那裡坐著的一般，只少一口氣兒。招的王夫人、薛姨媽和眾姊妹，又淌了多少的眼淚。王夫人擦淚道：「罷了，捲起來罷。等老爺回來，商量替他蓋個祠堂，沒的掛著教我看著心裡難過。」侍書聽了，仍然捲起放在書櫥上。王夫人便吩咐釵、黛道：「你們倆人在這裡好生看著寶玉，我和你姨媽、姐姐、妹妹們都到上房裡去坐。也擺得早飯了！」釵、黛二人連忙答應。於是，薛姨媽、眾姊妹同王夫人都到上房去了。

這裡釵、黛二人送了眾人去後，依舊同到裡間來看寶玉。

剛一跨門檻兒，忽聽寶玉在帳子裡哈哈的大笑起來。二人聽了，驚喜異常，連忙進去掀起帳簾看時，只見寶玉從被中坐起，披著衣服，正在揉眼。寶釵問道：「我們早都醒了，你怎麼這會子才醒了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必定又夢見什麼好事兒了，不然怎麼樂的笑起來了呢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們倆人且坐下，聽我慢慢的告訴你們。奇怪，奇怪，文才咱們都在麒麟閣，老太爺把桌子一拍，我的身子就像憑空掉下來的一般，後來只覺輕輕的落了地。睜眼看時，只見一條長河阻路，岸上有一牌坊，上寫『急流津覺迷渡』六個字。旁邊有一草庵，只聽裡面有人說道：『來了！來了！』我推開庵門看時，原來就是和老爺聯過宗的那個賈雨村，和一個什麼空空道人。他兩個見我推門進來，俱大喜道：『你來的正好。你當日的那部《石頭記》，原是我兩個煩曹雪芹先生編次校定的。至於你們後來的這一段因果，又有一個朋友托曹雪芹替你編了一部《後紅樓》。你且坐下瞧瞧，合你的意思不合？』於是，讓我坐下，從案上取出一部書遞與我看。我接了過來，從頭至尾閱了一遍。那裡是曹雪芹的手筆？語言口脛全然不像，甚不合我的意思。」

寶釵聽了笑道：「編的都是些什麼？你且說說我們聽。」

寶玉道：「節目太多，也記不得了。只恍惚記得是從南方來了林妹妹的一個哥哥。」黛玉失驚道：「我那裡有什麼哥哥呢！」

寶玉道：「還不止單是你哥哥，還帶著一個朋友來了，叫什麼姜景星。一到家裡，聽見你的才貌，他就大動了心。後來他一心兒要聘你，你哥哥也願意給他，你自己也願意嫁他。」說到這裡，只聽寶釵道：「噯喲，依這樣說來，不是後來把林妹妹編的嫁了那個人了嗎？」黛玉聽了，忙啐了一口，道：「你不該嫁了那個人！」寶玉道：「你莫著急，這不過是編書上頭的一個小波瀾兒，自然終久還是咱們兩個成緣，那裡有認真嫁了那個人的理呢。」

黛玉紅了臉道：「依你這樣說來，咱們後來的這一段因果，竟要由他說壞，是不能更改的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莫著急，聽我告訴你。方才我也將這一段話，對那空空道人和賈雨村說來，他兩個低頭躊躇了會子，道：『也罷，既是你不肯甘心，我們將你帶到悼紅軒，問問老曹，看他有個什麼法兒，替你另續何如？』我聽了也很喜歡，就跟他兩個出了草庵。不知轉了幾個彎子，果然

有個倬紅軒，內有一白鬚老者，伏幾看書。

一見我們進來，連忙起身讓坐。我就將這段因果，細細的對他說了一遍，求他另續。那老者笑道：『豈不聞孟子雲，是為馮婦乎？吾老矣，不能用也！足下只好另找別人去罷。』我見他不允，就再三的央告。那老者不得已，道：『既如此，你把你近來這段因果抄下，留在這裡，我懇煩這位空空老師替你找一個人續續，保管合你的心事就是了。』我見他執意不肯，也不好再強，只得把咱們後來的因果抄了給他留下。也不知他是認真找人代筆，或是自己另續。我又叮嚀了他一番，就同賈雨村、空空道人告辭而出，仍舊到急流津覺迷渡。他們叫了只小船，將我渡過河來。才一上岸，就猛然驚醒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方才醒來嘻嘻哈哈的可笑什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醒了，忽然想起那《後紅樓夢》書上編的，咱們倆人聯姻之後，你總不肯和我同牀共枕，鬧了有好幾個月，太太也著了急，熬煎起來了。眾姊妹想了一個法兒，請你賞花，把你拿酒灌了個爛醉如泥，人事不醒，將你抬到帳子裡，又將你渾身上下的衣服，剝了個寸絲不掛，然後請我進房。我就關好了門，掀開帳子一看，真和出浴的太真一般。樂了我一個手舞足蹈，跳上牀去，捉了一個死狗，你說我該樂不該樂，該笑不該笑呢。」

黛玉聽了，紅了臉啐了一口，正要說話，只聽晴雯進來說道：「太太打發玉釧兒來打聽二爺醒了沒有？上頭姑奶奶們都等著二位奶奶一同吃飯呢。」寶玉聽了，連忙穿衣梳洗，同釵、黛二人都到上房來。見了王夫人，不好說出又夢見賈雨村的話，只說魂從天上掉了下來，迷了路徑，虧了一個道人道了回來的，哄的王夫人又念了好一會的佛。於是，大家都在上房同吃了早飯。

眾姊妹才要散時，只聽有人在院內報導：「老爺回來了！」

寶玉忙迎了出去，只見賈政進來，面帶喜色。寶玉請了安，便又將失迷路徑醒遲了的話，回了一遍。賈政點點頭兒，進了上房，向王夫人道：「咱們家真是天恩祖德。今早上朝，蒙聖上在文華殿召見。說昨晚夢見林姑老爺謝恩辭行，又代奏了惜春升仙之事，因降旨垂詢其詳。我便免冠叩首，據實陳奏。天顏大悅，即時降旨，封惜春為慧覺仙姑，賞銀千兩，令本家自行建祠奉祀。林姑老爺晉封榮祿大夫，姑奶奶晉封夫人，將城隍所有的祭田，賞嗣子林成玉永遠為業。老太爺晉封光祿大夫，老太太晉封一品夫人，賜銀祭祀。真亙古未有之恩遇也。」王夫人、寶玉及眾姊妹聽了，都不勝歡喜。

賈政又將寶玉著實的勉勵了一番，便命請過賈赦、邢夫人並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來，商議擇日祭祀祖先，構匠興工，與惜春建祠，懸掛真容，就在書房擺酒家宴。王夫人、邢夫人、薛姨媽同眾姊妹上房歡宴，整熱鬧了一天。至晚，薛姨媽同菱、岫、湘、琴、迎、探、綺眾姊妹，大家告辭，各自回家。

從此，寶玉洗心滌慮，力圖上進，又有釵、黛二人內裡贊襄，卒成大器。後來官登極品，子孫蕃衍，世代簪纓不絕。云：

滿紙荒唐信不差，難從野史考年華。

三千大界知何地，十二金釵是那家？

海外神仙終詭誕，空中樓閣總虛花！